

《衢州话》： 古城独特地域文化的创根之作

戚平岷

本非衢州人而在衢州工作生活了 60 余年的王世范先生，凭着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和对浙西历史文化的挚爱，在毫耄之年，终于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言文献巨制《衢州话》（珍藏版）。这是一项开创性的“非遗”文化抢救工作，它为保护、传承正在急速变异、断代失传、濒于湮灭的方言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衢州是历史文化名城，邻徽、闽而紧连吴头楚尾，“四省通衢”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与周边乡土口语大相殊异的官话色彩。老城区衢州话，文读音（临文所读字音）大量渗入口语，占尽优势；白读音（纯口语会话音）则尽显古人所称的“吴音媚好”，人所乐道。相关的情景，以往并不是无人涉及，只是因为粗疏简略，达不到足够的“像素”要求，更缺乏统摄全貌的系统性，因而留下了一项文献补位的历史性任务。

语音是语言的外部形式，方言与普通话之别，一种方言与他种方言之别，首先在于语音之别，确保语音“第一现场”的真实性是方言描述的重中之重。吴语语音有其特殊的复杂性，浊音字多，韵母发音从舌尖舌面到舌根的高低各地不一，此外吴语还完全保留了古人声韵。

由于方言分支间的差距大而难以模拟，至今尚无可为吴语方言注音的音标系统，现代汉语拼音也只能拼注部分方言字音。学界使用的国际音标，除语言专家和专业语言工作者外，无人能识读除标注英语单词以外的音标符号，而王世范先生的《衢州话》（珍藏版）则着重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语言学界为方言标注音读的障碍，依据本方言区语音特点，“量身定制”创设的衢州话标注体系可谓务实而完备。

这一标音系统明白简便，既有接近汉语拼音的声韵母音节标注，又有“特定汉字单注和拼切”法（类似古时的反切而比反切更为便捷）相辅。两套拼注法并用，读者可以连声带调读出每一个字音，原汁原味地展示所有字、词、句的衢州话音腔。这是创设方言语音标注的首例，这套标注方法也可为吴语各方言片区提供借鉴，例如已有识者指出吴语方言片区中确有不少音读超出了《广韵》所示的层次而难以拟音。

《衢州话》（珍藏版）全编收集了约 6000 个单字和 5000 个现代词语，均按衢州话读音和语音特点精心列表展示。除按上述特创标注法读出“衢州话”外，均与汉语拼音一一对照，以达到“学准普通话，不忘家乡话”的双向效果。在这一特定意义上，本编便成了一部实用的“衢州话词典”。

在“为衢州话留声”的宗旨下，本编著直接体现的严密精微，试举一例。如“衢州话的翘舌声母与翘舌音节”，通常人们都以为南方话没有翘舌音，其实不然，凭着王先生对语音的敏锐辨识力，早就发现衢州话有本地人习焉不察，语言界未曾言及的明显而强势的翘舌音，故将其列为衢州话的主要语音特点之一，并设立专章，从翘舌音品类、大量字词实例、翔实的数据，科学严谨地举证了翘舌音（含舌页音）这一语音现象在南方方言衢州话中的强势存在，并分析其原因，令人信服。这也是对吴语语音研究的一大贡献。衢州人说“朱、处、书、如”，笔者就感觉出声母的舌面明显高于当下浙东一带人的发声，说“装、窗、霜”等字已与普通话无甚差别了。衢州话翘舌音实际上十分强势，本编著总结出有 61 个翘舌音节与普通话相对应。

一定有读者对衢州话口语词汇和文段饶有兴趣，本著述从单词、俗语、谚语、歇后语、歌谣、谜语，到通篇可口述的衢州文史掌故，都以本编标音系统与普通话拼音作“双语式”展现，衢州话中某些与普通话不可通约的特定概念、语法特点和带地域色彩的修辞手法，“衢式普通话”中的用词、声腔、词序等等不能褪尽的方言文化“胎记”，均被编著者一一捕捉。所有这些，都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古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与生动样貌。特定方言根植于特定地域，方言专著的可贵，正在于它真实地创到了一地历史文化的深根。

自从 2006 年为新编《衢州市志》撰写方言篇目“衢州话”算起，至今年初夏近 50 万字卷帙《衢州话》（珍藏版）的问世，这部著述已耗去了王世范先生 15 年的心血。尽管王先生有着超人的语言天赋，但作为一个外地人，写成如此高水平的《衢州话》（珍藏版）已属不易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从 70 岁开始 15 年来的执着精进，数易其稿，长期带病案头而笔耕不辍。

无所依傍，独力搜求，处处关顾，时时寻访质询的方言撰述，该是一项怎样的文化工程？真所谓可与知者道而难为外人言。这部编著收录的衢州话口语语词数以千计，全是在王先生看书报电视、行路，以至吃饭睡觉时从记忆仓库中搜寻和“突闪”出来的。它们稍纵即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即时笔录，如此长期积累，庶几不致遗漏。若有把握不准的音义，随即向衢籍同事或街坊老人询问核实，有的还与各地方言作比较参考才得以确定，一字一词都不马虎，工夫可知。

一切浩繁的工作，特别是繁复的表格，全凭手工操作；因要做到极其精确，发现错漏就须当即补正，甚至返工重来。所以 15 年来垒稿过身，废笔数百。更须一提的是书稿制版初印时的校对工作，面对细微的语言表述符号，出版社校对人员可说完全陌生，所以还必须由著作者亲力亲为；一旦有所疏忽，则将留下百年遗憾，为此又不知花去了王先生多少精力。

有付出就会有赞誉和肯定，中国方言研究院院长曹志耘先生为王先生的《衢州话》（珍藏版）作序，他说先生虽然不是衢州人，却因为先生对本地方言的潜心研究，已然成了一位“资深衢州人”和方言的资深研究者。而著名方言学家、我省语言志总编傅国通先生还认为《衢州话》的价值，在当前可以用作本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辅导书，加深认知家乡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背景；也有助来衢外地人了解本地文化，与本地人和谐相处。而从长远看，《衢州话》必将成为一部地方语言文献，它的文化历史价值，将随着岁月的推移，越来越显示出来。

鸟溪揽胜

廖立生

江水平流一色深，华灯溢彩两眸新。
乐飘沙滩童亡赖，霞映柳堤翁望尘。



鸟溪江
(文学副刊)

后溪印象

余昔青

因为一个后字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你看，后园，是儿时听蝉寻蚁，纳凉捕萤的宝地；后山，是那些年母亲灶头炊烟袅袅的柴火维系；后方，带着一丝神秘，那是一个浓厚历史负重的地方，它总能为前线送去源源不断的物资，又成为前线战士休息的避风港；而后生，是新的力量，家国的希望和未来。

后溪，位于衢江区最南端，与江山接壤，G320 穿镇而过。它又在江山港的右岸。所以，后溪水陆交通利，闹而不喧，动静恰好。历史上的后溪，是仙霞古道出信安古城去向福建的第一驿站，亦是历经古道长途跋涉即将进入江浙第一城的最后停留。无论陆路还是溯溪，后溪都给那些匆匆来往的羁旅商客沏一杯茶，备一碗点心，安心息一脚，除却一身疲惫。后溪就是商客身心暂时的安放地。

后溪的老街，没有杜泽老街奢华凝重，更没有江南烟雨的人文气。当然，它本来就是来来往往过客的驿站，前前后后都有繁华古镇古城，所以它不需要靠繁华来取悦于人，它只要简洁、实用、安静、闲适，商旅有一

个歇脚处，有一个眺望前方的念想即可。它没有廿八都那种镇守边疆的军事氛围，也不可能开化华埠商业的繁华。所以，后溪农商并重，甚至依然以农耕作为村民主业。你看，行走在修葺如初的老街，还是原来那些闲适而行的乡人，他们耕田收稻，种橘子、甘蔗，一则是为了自己的生活，二则顺便与来来往往的商旅做些小买卖。

如今，驿站的功能已经远去，后溪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纯粹让人栖息的后园子。

衢州，浙闽赣徽四省联盟大花园城市之一。位于衢江南岸的信安古城是衢州市文旅发展最耀眼的明星。从水亭门出发，只要沿着衢江南岸的绿道，30 分钟就可以到“后溪街”。绿道的一头是集古朴与繁华一身的千年古城，一头连着的是桔子飘香、风吹绿浪的后溪小镇，动静结合，烟火喧嚣两端系。

印象最深的一定是江山港南岸的那片绿地。这片绿地属于泉井边村，后溪镇的一个村落。村子和名字一样有故事。这里有 400 年种植甘蔗的历史。村里有一口古井，

故乡的距离(外一首)

杜一岳

故乡很近，
母亲搗衣的棒槌，
那么低沉，
我能听得清她忧伤的余音。

故乡很远，
父亲犁地的背影，

那么岸然，
我却望不见他沧桑的容颜。

故乡啊，
你的距离谁能丈量？

想你时你短，
见你时你长！

励志诗

吴庆耀

人生短短数十春，必要辛勤去打拼。
一分耕耘一分获，几滴汗水几滴金。
须寻秋色须寻梦，莫负昭华莫负心。
但使孜孜长奋发，定得胜利傲乾坤。

终年泉涌，传说泉井边出过状元，于是这里的甘蔗就成为朝廷的贡品。我们不知道是状元成就了这片甘蔗，还是这片甘蔗林哺育了状元。

金秋的十月，八百亩的甘蔗，如森林一般伫立在那里，如剑芒的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闪亮光。让人感受到生长的力量。秋风拂过，修长的甘蔗，如系着裙带的淑女，在风中翩翩起舞。恰好一位蔗农戴着斗笠，咧着嘴，从甘蔗林里走出来，我们可以从他的脸上感受到丰收的喜悦。这片土地掀起的绿浪一定是后溪祖祖辈辈对生活、对生命最好的诠释。

村民说，这 800 亩甘蔗，目前有 10 余个品种，而且正在引进更多种类，这里要成为甘蔗的博物馆。蔗糖厂、甘蔗主题体验式公园、民宿都已经在建设中。不久的将来，这里将会是衢州最大的甘蔗产业体验园。我们可否想像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片绿地将会迎来别样的风景？

城堡里的人渴望的是乡村与田园。15 公里外的信安古城里，有忙碌的，日夜奔波的城市人，还有那些渴望新天地的孩子。他们一定会念想着后溪，那是他们心灵的后花园。

后溪的印象，是平静、是闲适、是未来之地。

后溪，让人回忆，让人停留，让人感到安静、平和、有希望。

平淡日常 老街面孔

周华诚

今年桂花开得迟，刚零星闻到桂香，朋友就要带我去吃桂花饼。

但是这个桂花饼要吃到不容易，须得去浙江衢州，一个叫杜泽的古镇才有。桂花饼乍看起来像个馒头，里面却是空心的，只有薄薄一层，桂花撒于饼内，一口咬下去，饼层松脆，又香又甜，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于是，这个秋风乍凉的午后，我在杜泽古镇的老街上，吃到了一道时令的美味。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。古时，杜泽乃衢州往杭州建德的必经之地，到明末清初时，文人辈出、商贾云集，甚是繁华。杜泽小镇上，形成 39 条街巷交错的格局，有“千户烟灶万户丁”之称。而今，这些老街穿越历史时空留下来，前些年，当地政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改造，既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貌，也保留了原住民的珍贵的生活样貌。

做桂花饼的店叫“谢继桂花饼店”，男主人谢志雄做饼已近 20 个年头。他开店的老房子已有 140 多

年历史，前店后作坊，有电烤炉、吊炉，也有土炉，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加工，除了桂花饼，同时也制作出售鸡蛋糕、麻酥糖、小酥饼、芙蓉糕等糕点。单单桂花饼，每年就要卖 100 多万个。

这“空心饼”是如何做出来的？我们一边喝茶、吃饼，一边听老板聊天，知道很多秘密——把馅包到饼皮里，再把饼扔进一匾芝麻堆里，匾筐左右摇晃，让饼面沾满一层的白芝麻。然后上炉烘烤。“空心饼”的秘密就在这里——在水分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，饼皮迅速膨起，上下饼皮分开，形成空心。高温下的桂花，香气裹挟糖浆，在中空的饼内左突右撞，却又始终封闭于其中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桂花饼。

跟谢志雄一样，这条老街上的很多手艺人，天天都在老街出没。打铁的、理发的、用麦芽糖做糖画的、廊亭里说书的、卖馄饨的、卖灌肠的，他们是这老街的一部分。难以想象，如果这一条街上缺了他们，老街还有什么意思。

譬如说，街上有家宝仙手工馄饨，已经开了 44 年。主人宝仙阿姨现在年纪大了，依然是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来做馄饨皮了，所有的馄饨皮都是当天亲手擀的。白天有客人来吃馄饨，宝仙阿姨一律现包现煮。刚煮出的馄饨皮薄如蝉翼，汤汁鲜美，很多年轻人都是排队来这里打卡一碗馄饨。朋友说，不知道宝仙阿姨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是怎么一个情形，一定有着许多美好的故事吧。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街，一间小小的馄饨店开张，一个年轻姑娘的生活故事从这里展开。想看看，这是一部多么怀旧的电影场景呀！

再譬如说，老街上还有很多家灌肠店。灌肠是老街的一道美食。杜泽的灌肠分为两种，一种用石磨将米磨成浆，用盐、生姜、辣椒等调料配好，灌入猪肠内，称之为米浆灌肠。另一种，是糯米直接浸入调味料里，再灌入猪肠内，谓之糯米灌肠。喜欢爽滑的就吃米浆，喜欢嚼劲的可选择糯米。煮好的灌肠，一段一段扎成滚圆，浸在红通通、香喷喷、咕嘟咕嘟冒泡的卤汁里，香气飘荡在整个街上。饥肠辘辘的游客闻到这个香，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它的诱惑。尤其是秋冬季节的凉风里，捧一段热乎乎灌肠边走边吃，真是一种温暖的享受。

这老街上还有酒坊、糖坊、染

坊、豆腐坊、药铺、旅店、丝线店、烟店、杂货店，哪一家没有一点故事呢？这样的故事，随随便便一说便是几十年的时光，随随便便一说便是两三代人的光阴；既有令人唏嘘不已的变迁，也有叫人感动落泪的细节，有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，也有日起日落的平淡日常。一条老街，细心收藏了多少的人世悲欢，也轻轻抚平了多少的岁月沧桑。

所以，当我们走在这一条老街上，其实是走在他们的生活里。如果说老街有灵魂的话，他们就是老街的灵魂。

古镇也好，老街也好，这些年可真多，简直是遍地开花。什么新建仿古的老街、旧底子翻新的老街、不老不新的老街，形形色色，热闹一时，而其中昙花一现的为数不少。深究一下，不过都是徒有其表而已——原住民都搬走了，过去的生活记忆都拆掉了，烟火气息都抹去了，所谓的老街，还能留下什么？不过是虚假的风景。

老街一定得是“活”的才有味道，才能勾起人们情感的共鸣，找回记忆中的乡愁。老街的记忆，终究是属于那些努力追寻美好生活、不让一日枉过的人。老街其实不老，街上人的面孔是构成老街的集体记忆。也只有这样，老街才能够传承讲述新的故事。